

爬山虎

谈瀛洲

小时候，我家天井里的大植物，除了那一棵木香外，就是爬山虎了。虽说是大植物，却一点也不占空间，因为它是贴着墙生长的。

爬山虎是一种多年生的爬藤植物，极易成活，我家这棵，据说就是我爸剪了一段枝条回来扦插的。到我小时候，它已有三根主干，都已长到有老人的拐杖那么粗，像长蛇般蜿蜒在南墙上。

这三根主干中的一根和它的分叉，主要覆盖了我的墙面；另外两根一根伸展到左邻，一根伸展到右舍，但他们似乎并不喜欢这爬植物，还常常把延伸他们二楼窗口的枝条扯去。我爸后来就索性把这两根藤扯了回来，让它们爬在我家天井的围墙上。

二

爬山虎在四季各有不同的美。春天它发出新枝、新叶。它的新枝尖端翘起，就像是急速行驶的火车的火车头，也像是汹涌向前的钱塘潮的前锋。在新春时它的新枝生机勃勃；今天看它的尖端还在这里，第二天再看，就已经在墙面上前进了一大截。它的新叶也是最美的，油亮、发红，似乎是在早春的清冽空气中冻红了的孩子的脸庞。

爬藤植物各有各的攀爬方法。比如牵牛是靠把自己的茎缠绕在竹竿或绳子上，往上攀爬的。葡萄则是在藤蔓的节间生出有分叉的卷须，它触碰到细的棍状物就会缠绕并抓紧，葡萄藤就靠这种方法攀爬到藤架上。

这两种植物如碰到墙面，就束手无策，无法攀爬上去了。爬山虎则是爬墙的能手。它跟葡萄一样，也是在藤蔓的节间生出有分叉的触须，区别是在这触须的末端有一小圆点。这小圆点碰到墙壁，就会分泌出碳酸钙，同时变扁变大，把自己跟墙壁粘附在一起。这样，爬山虎的藤，就牢牢地附着在墙面上了。

爬山虎的这种触须，也许就是它名字中“虎”字的由来吧——但我觉得它并不像虎爪，而是像壁虎的趾端膨大、有吸盘的小爪子呢（壁虎的名字里，毕竟也有个“虎”字啊）。

三

到夏天，爬山虎的叶子则变得硬朗、厚实、深绿。我家一楼到三楼的墙面，都会覆盖巴掌大的浓绿叶片。微风拂过，如波浪起伏。许多细小的藤蔓上二楼我父母房间的窗口垂挂下来，从室内望出去就如同置身于山洞中一般，让人在暑热中倍感清凉。

我注意到，我家的那棵爬山虎会长出三种不同的叶子。一种是有三浅裂的掌状大叶，一般长在能得到充足阳光的粗壮藤蔓上；一种是卵圆形，顶端渐尖，边缘有锯齿的小叶，长在新枝与细小的藤蔓上面；还有一种是长在光线不好的地方的叶子，会变为由三小叶组成的复叶。

爬山虎在夏天还会在大叶的叶腋间生出聚伞花序，开出一簇簇浅绿色的小花，这花实在是很不起眼，而且常常被叶子遮住，所以我过了好几年才注意到。花后还会结果子，是紫黑色的浆果，外面是果肉，里面有核。

夏天的爬山虎是一部吸水机器，我每天都要拎两大壶水，浇在大花坛里。但是，它的浓荫覆盖在墙上，也降低了室内的温度。

从这些浓绿的叶片中有时会掉下赤豆大小的虫屎，而在蚕食它们的虫子却难觅踪迹。不过曾有一次我在深秋清扫落叶时，在天井角落里发现了一只有人拇指长短粗细的虫蛹。

我将这只虫蛹放入一只硬纸盒子里，又把这只纸盒放到五斗橱抽屉里，不久也就忘掉了。

过了几个月的一天深夜，两个姐姐和我都听到从这口五斗橱里发出“扑拉，扑拉”的声音。她们都吓成一团，以为是有个老鼠潜入了抽屉，正在其中打洞呢。作为家中的小男子汉，我被推举去打开抽屉，发现了那只纸盒——我也想起了被囚禁其中的虫蛹。

我将纸盒打开一条缝，只见里面一对如豆的闪闪发光的亮眼，吓得差点把盒子丢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从不知道刚刚破壳而出的蛾子的眼睛会如此闪亮。要不是我记得其中的虫蛹，我也许会把它们想象成一对鼠眼。在我最终鼓起勇气打开盒子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我最曾见到过

的最大的蛾子——翼展大约有一巴掌宽，然后两边翅膀上各有一个半月形的斑纹。多年以后，在给女儿买的一本昆虫图谱上，我才知道那是一只天蛾，它的幼虫的特征是在尾部长有一只弯弯的、吓人的大勾子。

四

深秋，爬山虎的叶子又再度变为红色，不过这次不是春天的那种亮红色，而是暗示老熟的褐红色，不久这些叶子就纷纷飘落。

冬天，爬山虎的叶子落尽，只剩下光秃秃的藤蔓，应该没啥好看赏了吧？其实不然。

阿爹、阿婆去世后的一年的12月，我去他们安葬的苏州东山扫墓。因为离冬至尚早，所以墓园那边阒无一人，连白墙青瓦的中式建筑的公墓管理处也没有人。

墓园是建在山上。我顺着公墓管理处旁的一条小路拾级而上，又经过几家白墙青瓦的人家和他们的院子。院子里栽的银杏，叶子已全部变为金黄。一只小黄猫蹿到围墙边，瞪大了圆圆的眼睛注视着我，等我走近去逗它时，又别转身逃走了。

这时我看到一家人家的白粉墙上，爬着叶子已经落尽的爬山虎的藤。有一根较粗的蜿蜒的主干，和从它生发出来的几乎是扇形分布的几条蜿蜒的分支，再加上两边的小“虎爪”，在墙上留下并不规整可是又遵循着某种内在逻辑的天然线条，真是美丽啊！中国古人在书法上追求的像“折钗股”、“屋漏痕”这样的自然波动或转折的线条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

即便在落叶之后，爬山虎的藤蔓也给我们以这样的线条美啊！

爬山虎最好是地栽，让它爬满一幢房子，那才让人快意。

在又开始种花以后，我也曾在花鸟市场见过爬山虎，是剪取它的一段粗藤做成的盆景。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买。想到我现在既没有天井也没有花园，要种爬山虎也只能种在花盆里，让它爬一小块墙，就觉得没有意思了。于是最终没有买。

五

建筑物上爬上爬山虎，就会有那种柔和醇厚的美，会给人一种岁月沧桑的感觉。

我对童年时代所住的老宅的那种依恋、怀念，在很大程度上跟这棵爬山虎有关。但它早就不在了，在天井里的大花坛被铲除时，就跟那株木香一起被铲除了。

2014年我家老宅遇上拆迁。最后撤离的那天，我带了相机去，拍了许多照片。有心的大姐，还带去了香烛，跟曾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爹、阿婆告别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只能在魂梦里回到这里了。

是的，老宅是什么呢？它不仅仅是一堆在慢慢朽烂的砖头和木头，它更多的是跟它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和记忆啊。



秋冬，只能拍到爬山虎结的籽，而来年的繁盛，也正孕育其中。

谈瀛洲 摄



鱼米之乡（国画）郑百重

鸡报平安，蛋喻丰足，花开欢悦

沈胜衣

丁酉鸡年正月初二，往泰国清迈，清宁安泰地迈入新年。巧得很，前后住的两间酒店，门前都有条清荫绿径，临街路口都是一棵形态清秀、美艳清香的鸡蛋花树。鸡岁初启，游踪第一印象和最后道别都是这鸡年花木，为之甚喜，因我所处岭南的鸡蛋花，此时叶落枝秃，要到初夏才开；而东南亚气候致四时有花，去之前已想着能否遇上，没想到迎我送我皆为此物，得应鸡年清趣。

清迈是泰国北部的古都名城，又是风景清丽的悠闲小城，在此间清逸地游走，得享几日清平之乐。种种清妙景物中，鸡蛋花是主题元素之一，这里那里都能碰上。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清迈诸庙中最古老的清曼寺，喜遇一棵我见过最壮硕盛大的鸡蛋花树，荫蔽了正殿旁半个院子，在清澈蓝天下静谧地开满落满，非常震撼。如是我见，如是我“闻”（花香），这些鸡蛋花乃是鸡年新春最相宜的清欢了。

记得几年前，亦是春节年初二出门南行，往印度春游，在孟买神象岛一座远古的神庙石窟旁，也看到几棵极高壮茂盛的鸡蛋花树，同样繁花满枝，有当地小女孩拾起落花双手各执一朵走过。——印度和泰国佛教盛行，鸡蛋花正是佛门植物的一种。

这是因为鸡蛋花的树、叶和花，皆形态别致、清雅可赏。其枝条花肥，多分叉，树冠开阔，亭亭如盖；叶聚生枝顶，修长硕大，洁净清透；花簇生枝顶，花色娇媚，既清艳又端庄，所谓“形佳色正”（街顺宝《绿色象征——文化的植物志》）；而且花香清甜，符合香花供奉之意。种种可人，遂成佛教“五树六花”之一。热带亚热带常在寺庙寺院栽种，为此还得了别名寺树、庙树。而我那次印度之行还联想到，鸡蛋花是没有花蕊的（藏在花瓣底部的花冠管内，外面看不到），这独特的“无心”，或正见佛性。

关于鸡蛋花与佛教的联系，有一段名实公案。鸡蛋花梵名贝多罗，但另有一种著名的佛教植物贝多，印度僧人用其叶子抄写经文，称为贝叶经。贝多又叫多罗（属贝多的一种），二名见于多部佛经，唐人笔下经常言

及（可能跟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回来的佛教传播有关，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就有记述）。但到清代，因称为贝多罗的鸡蛋花传入，而人们将贝多、多罗二名合而为一，再与之混同起来，遂造成讹误，明明所写对象是鸡蛋花贝多罗，却当成可以抄经的贝多，典型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的贝多罗条，以及王士禛《渔洋诗话》等书所记广州贝多，等等。当代已有不少人留意辨析，区分了二者，尤以杨宝霖《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》的《贝多罗花考》，挖掘大量文献资料，作出全面深入考辨。

鸡蛋花至迟在屈大均所处的清初（17世纪中期）已经台湾传入两广。康熙时黄叔瓚的《台湾使槎录》，记当地人所称的番花（表示来自外国），即此物，他并指出这就是广东的贝多罗。具体引入时间，杨宝霖文、潘富俊《福尔摩沙植物记》，及何家庆《中国外来植物》，都明确指鸡蛋花是1645年由侵台的荷兰人带来的。

我几次去台湾，留下印象的有台南孔庙旁的一棵鸡蛋花——此庙是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后建的。还有日月潭边涵碧楼，看了一潭碧水边的鸡蛋花，也看到刘秀英等著《涵碧春秋》，里面形容鸡蛋花的花色之美，“像一朵花中花”。

贝多罗之外，鸡蛋花早期有缃栀子之名（清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）。这名字除了表示其清芬似栀子，“缃”字则指示了来历，因此虽然如前所述，一般认为鸡蛋花引入我国是从台湾到两广，但也不排除从东南亚传到云南的路径。

鸡蛋花在西方有印度素馨、赤素馨等别名，这就像缃栀子一名之于栀子，是取其清馨花香犹如素馨之意，但其前缀的“印度”、“赤”，却别有说法。

科林·塔奇《树的秘密生活》谈“夹竹桃科所有树中最知名的是赤素馨花树”，它从老家牙买加和墨西哥等地引到印度后，有位考文夫人在《印度的开花树与灌木》中写道：“它的花儿香甜，飘香绵绵近乎一整年，开花、绽放、凋落，完美地回归土里。对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徒来说，赤素馨花树从钻出土壤起，直到枝叶繁茂，花



猫咪·鱼·浪游人

王贺

群件，我刚到家的那天晚上，爸爸就指示给我看了，看得出他们是很得意的。的确，要是夏天，鱼缸里的荷花开了，群鱼在其中游弋着，也是一景；一条老年金鱼，尤其大而美，还不免小小骄傲。每次我喂食的时候，它都假装视而不见，直到人走远了，才开始大快朵颐，咕噜咕噜几下子就吸完了一口，眼眶还有点红红的——才短短几小时，难不成两人拌嘴了？

等不及我问，爸爸这边已经开始唠叨起来了，“把我那么大的鱼儿给养死了，吃得下吗？”原来，鱼缸里的三条鱼恰在此时升天了。这几条鱼，他们养好几年了，还很争气，生了一

分析，可能是跑到邻居家里了，但这仍然让人不放心。别看它出身平民阶层，但浑身雪白，只在头和尾部有些黑毛，右边一只眼睛还有点近视一般，可按人的年龄算，现在已入颐养天年的阶段。它平常更是极乖的，尤其和妈妈亲。跟着妈妈走前后。妈妈去衣柜找衣裳，它跟着；去倒垃圾，它跟着；上床睡觉，它也跟着；一到天黑，就早早地躺在妈妈爸爸的枕头中间，或陪着他们俩安静地看电视，打呼……（还好隔一天就回来了，果然去了邻居家。）

午饭没有吃完，家里又来了一拨亲戚，我不大熟悉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。现在流行拜早年，反倒过年几天，

团锦簇，一直拥有强大的生命力，象征着永生。”

这段话提到原产地和引入印度。鸡蛋花原产墨西哥、西印度群岛等美洲热带地区，据潘富俊意见，最先是由西班牙人移入亚洲的（荷兰人引种到台湾、进而落脚中国大陆是之后的事）。西班牙在15世纪末开始控制牙买加等西印度群岛，16世纪初开始入侵墨西哥。薛爱华《朱雀——唐代的南方意象》记，“对一个西方人来说，最能使他联想起西印度群岛那芬芳香气的是鸡蛋花。”但在印度一带，它却被称为金香木。那是因欧洲人在印度听说有一种香花叫金香木，就把后者那富有东方情调的名字安到鸡蛋花头上。金香木实为黄桉兰，却被“与我们西方人深爱的鸡蛋花混为一谈”，雪莱的《印度小夜曲》写到：“午夜初眠梦见了你／……金香木的芬芳溶化了/像梦中甜蜜的想象。”——其实他想象的是鸡蛋花。

鸡蛋花的名字，上引《树的秘密生活》中译本正文里用的是赤素馨，而书后索引用的则是鸡蛋花。赤素馨之名，显示此花以纯红为正色。鸡蛋花的拉丁文学名中有 rubra 一词，即为红色之意。这红花原种也很美，艳丽动人；此外还有其他多种色彩，我在清迈就看到过。但一般常见的是黄白花变种，花冠外部为皎洁的白色，中心基部为鲜丽的黄色，前引“花中花”之说即指此。因这白瓣黄心像煮熟后切开的鸡蛋，中文通行名、学名为鸡蛋花（何家庆称始见于民国时萧步著《岭南采药录》）——变种成了正宗。

至于鸡蛋花与鸡蛋的联系，当代张牧石一首诗有点意思（见周英主编《百花诗书画荟萃》）。他用《旧唐书》记开元年间二月寒食禁火、唐明皇以鸡卵相赠的故事来写鸡蛋花：“嗷嗷莫漫嗟饥饑，寒食差能饬此花。”

香气四溢的黄白鸡蛋花确实可供食用，西方以之制香水和点心，中国传统则用来入药，功能去火祛湿，润肺解暑，特别是岭南一带，花晒干后是泡制民间凉茶五花茶的主要材料。然则，鸡蛋花既是圣洁的佛教植物，又能供日常清热消暑，可谓兼具高洁和家常两种特质，出世与入世相结合，正如其别致的一花二色，是宜心宜身之佳作。

另一世俗家常意味，是南方家庭常见栽种。鸡蛋花极为粗生易长，插条即能繁殖，王士禛早就注意到它“无根可活”，他曾从树上“戏折一枝，手植寓馆，时方雨，一夜郁茂”（《居易录》）。因此普遍见于热带亚热带城乡各处，其极致例子，是陈英雄导演的《夏天的滋味》，在越南一个水上人家的竹排浮筏上，居然也有一盆鸡蛋花。

我自家阳台和楼下都种了鸡蛋花，相伴多年，赏之不尽。但有一回在文中写过：“楼下的水边池，两株曾引我岁月流逝之怅的鸡蛋花树仍在盛开。”具体是怎样的“流逝之怅”、怎样的心情背景，已经忘记了（这本身正是一种流逝的证明）。不过有类似感受的不止我，鸡蛋花的香气总是撩动迷惘的往昔心事，唤起模糊的久远回忆。监制《岁月神偷》的张婉婷回到少女时代的中学，重见一棵鸡蛋花树怀念起当年往事，感言“学校的味道，就是鸡蛋花的味道”。诗人兼词人何秀萍则曾自表，她的歌词处女作、也是其最好的作品《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》，里面“那花香的记忆”，指的就是鸡蛋花。

因为写这篇文章，也因为一些细微的联系，翻出达明一派这首《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》来反复重温，并且把两个版本连接对比着来听：整整三十年前的原版，后来他们分手时的纪念版“不一样的记忆”。后者推出适逢我大学毕业，与校园、与青春、与八十年代分手……“茫茫如水一般日子淌过”，岁月是最大的神偷，只留下一缕烧信与花香混杂的气味。——但又或者说，哪怕岁月神奇到可以把它自己都偷走，却始终不能带走记忆的气息。

怅惘太过也自可不必，花开，总是人间的清吉。在频遇鸡蛋花的清迈一个清晨，半睡半醒的朦胧间忽有点可洗俗虑的清心灵感，是想到“鸡蛋花”这个名字虽不雅驯，通俗无典，然而将三字拆开，却都是吉祥如意——就是本文所用的题目了。

其中，鸡之啼报，带来新的辰光，带来清晏清时。踏入2017新年后读建安七子，王粲《从军诗五首（之五）》有句云：“鸡鸣达四境，黍稷盈原畴。”他之以对比此前的荒凉废墟，写出太平盛世之景，谓可“旷然消人忧”。这加上营养丰富饱人腹身的蛋、色香丰盈养人心眼的花，合起来：平安、丰足、欢悦，恰可作为新年、乃至人生的祝福。

此行还有一个鸡蛋花的好收获。最后一个上午，特意空出来在清迈老城随兴漫游，又购得一些以鸡蛋花为题材工艺品、明信片、贺卡、笔记、书签等。最惊喜的偶遇，是无意中在间清静小店买到中意的两幅彩色版画，所绘都是红鸡蛋花树，簇簇盛放的繁花密密匝匝布满画面，树下是无人的农舍，却有一群鸡在落花中悠然啄食。——正好对应了鸡蛋花的中文名。这是旅途风物与鸡年风味的完美结合，在临别时得此最佳纪念品，足慰清怀。

将这有鸡、有蛋、有花的吉意也转赠读者，祝福平安、丰足、欢悦地迈向新的清景。

都是各在各家闲着无事，吃肉喝酒聊天打牌而已——听着有点无聊，但是一家人忙活了一年，这样懒散地聚在一起又没人打扰的机会其实并不多，轻松自在，畅说欲言，都很难得。

送走了亲戚，爸爸还要去单位开年终总结大会。妈妈念叨着说要不要顺便买些春叶儿（也作“春樱”，是一种和对联、门神配套贴在房檐上的剪纸饰品，上有福禄寿喜字样），“过年么，就得有个过年的样子。”但爸爸可能想着我们爷儿俩要取钥匙，钻上爬下，好不麻烦，就毫不留情地给否了。何况楼上楼下也实在贴不了多少。

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年后没几天，我也回到了上海。回家是最美的旅行，返沪也是。今年天气好，没有风霜雨雪，无论火车飞机，都能一路无恙。高堂尊长悬着的那颗心也就放下了。但此一刻，可能还有很多浪游人，尚在回城的路上。想起海子的诗，临水观花，我不敢有那么壮阔伟大的期许，只愿每一个浪游人都能平安、顺利回到自己的居所！